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十六

□ 12
3110
16



門 012
3110
卷 16

左傳輯釋卷二十

日南 安井衡 著

昭公

經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杜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偃玄孫齊大夫

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杜五同盟 夏宋公使華

定來聘

杜定華叔孫

公如晉至河乃復

杜晉人以晉故辭公

五月葬鄭簡公

杜三月而葬速

楚殺其大夫成熊

杜傳在葬簡公上經從赴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

慙出奔齊

杜書名謀亂故也

楚子伐徐

杜不書圍以乾谿師告

晉伐鮮虞 杜不書將帥

史闕文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眾也

杜言因唐眾欲納之故得先

唐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

杜除葬道

及游氏之廟

杜游氏子大族 將

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註杜廟具日子產過

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註杜教毀廟者之辭既如是

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註杜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迂直也司墓之

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註杜壙下弗毀則日中而壙子大叔

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註杜不欲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

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

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夏宋華定

來聘通嗣君也註杜宋元公新即位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註杜蓼蕭

詩小雅義取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凱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雍雍

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註安衛案享上本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註杜懷思寵

光之不宣註杜宣揚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註杜為二十年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註杜晉昭公新立公如晉註杜亦

華定出奔傳註杜朝嗣君至河乃復取鄭之役註杜在十年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

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愁遂如晉註杜愁魯大夫如晉不書還不晉侯

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註杜簡公安惠棟

與下六月葬鄭簡公杜二注謬戾皆當刪之李厚菴曰未葬而朝有此理乎李以傳

為不可信杜謂非傳之誤乃杜以免喪之語而移其傳之次也衛案既葬免喪乃杜

所叙之謬說辨既見於前李謂無未葬而朝之理論禮則然以情勢言之亦有未可

遽非者焉春秋之時禮壞道熄介於大國之間從其強令豈能一一執禮以抗其命

哉故苟有可以鞏國安民者當時賢者斟酌而行之傳從而書之以見其世與久若

其是非得失在讀者自辨之非史所與也鄭伯是時與齊侯衛侯朝嗣君必有大不

得已者矣故子產從其大命而辭其小命亦處事之宜耳餘見於下六月葬鄭簡公條晉人許之禮也註杜善晉不奪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註杜荀吳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

如淮有肉如坻註杜淮水名安衛案不言河而言淮蓋取其清不獨便韻也

以爲山名失之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註安衛案師長也齊侯舉矢曰有酒

左傳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如澠有肉如陵杜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陵大阜也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杜代更

也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杜伯瑕士日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

何為焉其以中雋也杜言投壺中不足為雋異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杜與欲

是弱之晉君代興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杜言晉德不哀於古齊不事晉將無所事

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杜言齊大夫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

也遂殺之杜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敖宣四或譖成虎於

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杜解

所以安衡案經作成熊傳言書曰者皆舉經文此當作成熊熊字虎上文書字者

者與上文註欲令人知熊之為名也杜云解經所以書名則其本作成熊矣今本作虎

相涉而誤六月葬鄭簡公杜傳終子產辭享明既葬安惠棟云杜注云經

古文左傳當在齊侯衛侯鄭伯如晉之前鄭伯欲如晉故速葬而往杜預欲傳會短

喪之說而移其次于後耳亂左氏者非預而何衡案三家經皆書五月夏宋下傳載

事多後人疑非一月所能容遂謬作六月耳傳不空舉經文故杜云終子產辭享以

成其既葬免喪之說今案經葬簡公在楚殺其大夫成熊之前其實楚殺成熊在四

月經赴至而後書之故在葬簡公之後傳欲明其實故載之以齊公出之次然後書

夏五月葬鄭簡公以釋經從赴告之例非終子產辭享也惠云此傳當在齊侯如晉

之前案經曰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是公如晉在四

月而傳載齊侯衛侯鄭伯如晉在公如晉之前則三侯如晉亦是四月若移葬簡公

之文于齊侯如晉之前則經夏五月為衍文是惠不唯亂左氏又并亂經文也且唐

初夏服古本猶存若有異文釋文正義不容不載而今皆不言有異文則杜不移傳

文之次明矣惠說未免為深文粗脫

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杜

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

肥白狄也縣臯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為下晉伐鮮虞起

周原伯綏虐其輿臣使曹逃杜原綏周大夫原公也

輿衆也曹羣也安衡案原羣臣使民為羣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

逐綏而立六公子跪尋杜跪尋綏奔郊杜郊周甘簡公無子立其

弟過杜甘簡公過將去成景之族杜成公景公皆成景之族賂劉

獻公杜欲使殺過劉獻公亦丙申殺甘悼公杜悼公而立成公之孫

卷之二十一

五

鮑註杜公鮑平

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庚皮之子過

註杜過劉獻公大子之傅殺瑕辛

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

註杜六子周大夫及庚過皆甘悼公之黨傳言

周衰原廿二族所以遂微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

註杜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

南蒯謂子仲

註杜子仲公

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

註杜室季氏家財

子更其位

註杜更代

也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

註杜穆子

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語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

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

註杜

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平子為卿之前

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

註杜平子

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例加為三命

叔仲子欲構二家

註杜欲構使相憎

謂平子曰三

命踰父兄非禮也

註杜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

平子曰然故使昭子

註杜使昭子自

禍以斃之則聞命矣

註杜言因亂討已不敢辭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

次安衡案君謂魯公命則上文三命據此文春秋之時諸侯之大夫皆命於其君杜謂命於王非也

昭子朝而命吏曰媾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

註杜頗偏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愁告公而遂從公如晉

註杜愁子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

註杜介副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註杜言及郊解經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

過之而歎

註杜鄉人過蒯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

註杜恤恤憂患湫愁隘攸懸危之貌

安正義攸攸旆旌故以攸為懸危之貌也焦循云詩作悠毛傳以不喧嘩解之無

註所為危也伏生洪範五行傳禦聽於怵攸注云怵讀為獸不狘之狘攸讀為風

兩所飄颻之颻獸不狘見禮運彼正義云狘驚走也風雨所飄颻見詩幽風深思

颻作搖搖為不安之意故為懸危懸而危者搖也杜讀攸為搖大傳注同而淺謀適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

註杜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故言思深而謀淺身近而志遠有人矣哉

註杜言今有此人南蒯枚筮之

註杜不指其事之比

安正義不告筮者以所筮之事空下一筮而

使之筮故杜云不指其事况卜吉凶也遇坤

註杜坤下坤之比

註杜坤下坎上比

曰黃裳元吉

杜坤六五
交辭

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

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溫

忠也

杜坎險故疆坤順故溫
疆而能溫所以為忠

和以率貞信也

杜水和而土安正
和正信之本也

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

不得其色

杜言非
黃

下不共不得其飾

杜不為
裳

安衡案飾猶美也臣不
共其事不得為下之

美事不善不得其極

杜失中
德

外內倡和為忠

杜不相
違也

率事以信為

共供養三德為善

杜三德謂正直
剛克柔克也

非此三者弗當

杜非忠信善
不當此卦

安衡案三
德謂黃裳元吉也注

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

杜夫易猶此易謂
黃裳元吉之卦

美則裳參成可筮

杜參美盡備
吉可如筮

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杜有闕
謂不

將適費飲鄉人酒

杜南蒯自其
家還適費

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園生之杞

杜南蒯自其
家還適費

鄙乎倍其鄰者恥乎

杜鄰猶
親也

已乎已乎非

杜已乎已乎非
正義若已乎已乎自遂其心不肯改者則不

吾黨之士乎

杜已乎已乎言
自遂不改

復是吾黨之士乎服虔云已乎決絕之辭則

杜已乎已乎言
自遂不改

欲使昭子逐叔仲小

杜欲以自
解說

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

杜言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
之聚為明年叔弓圍費傳

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

杜言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
之聚為明年叔弓圍費傳

楚子狩于

杜言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
之聚為明年叔弓圍費傳

乎

杜言南蒯在費欲為亂如杞生於
園圃非宜也杞世所謂狗杞也

從我者子乎

杜言南蒯在費欲為亂如杞生於
園圃非宜也杞世所謂狗杞也

美則裳參成可筮

杜參美盡備
吉可如筮

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杜有闕
謂不

將適費飲鄉人酒

杜南蒯自其
家還適費

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園生之杞

杜南蒯自其
家還適費

鄙乎倍其鄰者恥乎

杜鄰猶
親也

已乎已乎非

杜已乎已乎言
自遂不改

吾黨之士乎

杜已乎已乎言
自遂不改

復是吾黨之士乎服虔云已乎決絕之辭則

杜已乎已乎言
自遂不改

欲使昭子逐叔仲小

杜欲以自
解說

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

杜言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
之聚為明年叔弓圍費傳

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

杜言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
之聚為明年叔弓圍費傳

楚子狩于

杜言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
之聚為明年叔弓圍費傳

乎

杜言南蒯在費欲為亂如杞生於
園圃非宜也杞世所謂狗杞也

從我者子乎

杜言南蒯在費欲為亂如杞生於
園圃非宜也杞世所謂狗杞也

美則裳參成可筮

杜參美盡備
吉可如筮

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杜有闕
謂不

將適費飲鄉人酒

杜南蒯自其
家還適費

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園生之杞

杜南蒯自其
家還適費

鄙乎倍其鄰者恥乎

杜鄰猶
親也

已乎已乎非

杜已乎已乎言
自遂不改

吾黨之士乎

杜已乎已乎言
自遂不改

復是吾黨之士乎服虔云已乎決絕之辭則

杜已乎已乎言
自遂不改

欲使昭子逐叔仲小

杜欲以自
解說

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

杜言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
之聚為明年叔弓圍費傳

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

杜言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
之聚為明年叔弓圍費傳

楚子狩于

杜言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
之聚為明年叔弓圍費傳

州來

杜狩冬獵也

次于穎尾

杜穎水之尾在下蔡西

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

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

杜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偏吳

楚子次于乾谿

杜秦所遺羽衣也

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

杜秦所遺羽衣也

正義文在冠下

杜在譙國城父縣南

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

杜以翠羽飾被

翠被

杜以翠羽飾被

安陸繁云被帔也古字通說文方言皆

謂帛為帔帛下裳也衡案被寢衣也時雖雨雪楚子不應襲寢衣以出故陸轉被為帔解為下裳然下文云脫冠被下裳不可輒脫則被非下裳也案襄十四年備獻公

戒孫文子甯惠子食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以皮冠野服也今楚子去冠被則被亦野服蓋被覆也義與帔同玉篇帔在肩背釋名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然則帔覆被於衣上故又謂之被其制蓋如我外套故臨事可去不必轉為帔也翠蓋雜翠羽而織之復陶他書無所見未詳為何物然楚子不去之以見子革則其為常服審矣姑

豹舄

杜以豹皮為履

執鞭以出

杜執鞭以教令

僕析父從

杜楚大夫

與之語曰

杜楚大夫

右尹子革夕

杜子革鄭丹夕莫見

王見之去冠被舍鞭

杜敬大

與之語曰

杜敬大

昔我先王熊繹

杜衛康叔

燮父

杜晉唐叔之子

禽父

杜周公子伯禽

並事康王

杜康王成王子

四國皆有

杜衛康叔

分我獨無有

杜四國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

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

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

杜在新城汭

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

禦王事

杜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

第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

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杜陸終氏生六

今鄭人

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

杜安衛案賴猶利也

對曰與君

杜安衛案賴猶利也

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

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今鄭人

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今鄭人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

禦王事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今鄭人

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

杜安衛案賴猶利也

對曰與君

杜安衛案賴猶利也

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

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今鄭人

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今鄭人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

禦王事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今鄭人

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

杜安衛案賴猶利也

對曰與君

杜安衛案賴猶利也

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

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今鄭人

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今鄭人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

禦王事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今鄭人

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

杜安衛案賴猶利也

對曰與君

杜安衛案賴猶利也

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

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今鄭人

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今鄭人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

禦王事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今鄭人

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

杜安衛案賴猶利也

對曰與君

杜安衛案賴猶利也

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

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今鄭人

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今鄭人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

禦王事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今鄭人

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

杜安衛案賴猶利也

對曰與君

杜安衛案賴猶利也

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

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今鄭人

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今鄭人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

禦王事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今鄭人

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

杜安衛案賴猶利也

對曰與君

杜安衛案賴猶利也

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

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今鄭人

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今鄭人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

禦王事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今鄭人

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

杜安衛案賴猶利也

對曰與君

杜安衛案賴猶利也

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

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今鄭人

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今鄭人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

禦王事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今鄭人

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

杜安衛案賴猶利也

對曰與君

杜安衛案賴猶利也

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

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今鄭人

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今鄭人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

禦王事

杜安衛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今鄭人

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

杜安衛案賴猶利也

對曰與君

杜安衛案賴猶利也

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杜四國陳蔡二不羹

安正義劉炫以為楚語云靈王城

無字曰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心惕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縱使不羹有二或當前後遷焉非是並有二也炫謂古四字積畫四當為三李雲露云按賈誼新書楚靈王問於范無字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正合四國之數或是傳文脫葉字王引之云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與此相應則無脫文可知楚語曰靈王城陳蔡不羹又曰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史記世家亦曰今吾大城陳蔡不羹陳蔡下皆無葉字豈得盡謂之脫文乎陳蔡不羹實三國故楚語既言三國又言三城而此言四國者涉上文兩四國字而誤劉說是也以十一年杜注考之不羹城在今襄城縣東南陳蔡不羹相去或二三百里或三四百里而今之襄城南距葉縣六十里古葉邑即在葉縣南三十里與襄城東南之不羹城相距不及百里襄城之不羹已大城矣未百里而又城葉無是理也學者當據內外傳以正賈子之誤何反據賈子以疑左氏乎近世說此條者若顧氏亭林臧氏玉林陳氏芳林皆誤引賈子為據而錢氏復謂左傳之許葉即賈子葉故具論之衡案屈有二傳言二屈若不羹有二傳亦當言二況此舉三地名而下言四國最不可不言二而今直言不羹是為一不羹無疑葉與不羹相距不遠若並城之必無千乘之賦城葉亦非當以劉王二家為正說畏君王哉言必畏之無字欲使靈王盡言其所欲然後一言折之故應之如響或依蕪軾之言訓哉為口然而心不然之辭軾誤會文意以初此訓耳哉字豈有口然而心不然之義哉可謂妄矣

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鍼秘

杜鍼斧也秘柄也破

敢請命

杜請制

命之

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

國其若之何

杜譏其順王心

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

杜以己喻鋒刃欲自摩

安衡案斷水或作斬杜以斷訓斬作

王出復語左

史倚相趨過

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

杜皆古

安正義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玄云楚靈

五典五帝之常道也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為人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馬融說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數也孔安國尚書序云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

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

以止王心

杜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

安正義賈逵云

也言求明德也馬融以祈為王圻千里王者游戲不過圻內昭明也言千里之內足明德衡案祈賈訓求是也招疑當讀如字穆王欲遠游祭公止之故名其詩為祈招言祈求招還之也昔穆王家語作昔周穆王陳樹華謂楚亦有穆王子革對楚子言故如周字案注云周穆王傳若有周字杜必不注是傳文本無周字家語周字王肅

王是以獲沒於祗宮杜獲沒不見篡弒安顧炎武云竹書紀年穆王元年作祗宮于南鄭

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

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杜愔愔安和貌式安衡案言安和以

以明德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杜金玉取安衡案金玉取其美耳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

安段玉裁云形同型型法也謂為之程法以用民之力而不大過也杜注得之

王引之云形當讀為刑後漢書陳蕃傳注引此正作刑民之力刑猶成也規

鄭注記刑民者成民也桓六年傳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正義曰言養民成就

然後致孝享是其義也之猶是也力猶務也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者言惟成民

是務而無縱欲之心也大雅烝民篇威儀是力文義正與此同一曰廣雅曰刑治

也刑民之力者治民是務也衡案二說皆通而王義差優形刑之是古義俱通

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杜深感子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

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杜肥役在

經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杜不書南蒯以費安衡案南蒯家臣

經書陽虎曰盜是也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杜比

晉而不送書歸者依陳蔡以入言陳蔡猶列國也比歸而靈王死故書弒其君靈王

無道而弒稱臣比非首謀而反書弒比雖脅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死在五月又不在

乾谿楚人生失靈王安衡案叔向云比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送則歸入無所屬

故本其始禍以赴之註然比之歸楚帥五邑之師因四族之徒則猶之國逆也故

歸書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杜比雖為君而未列於諸侯故秋公會劉

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平丘杜平丘在陳留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杜書同齊公

不與盟杜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公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

會杜陳蔡皆受封于楚故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杜稱爵諸侯納之曰歸安

正義公羊傳曰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其意謂諸侯不得專封不

與楚封陳蔡使若陳蔡之君自有國而歸之然以是故稱爵言歸若言各自有爵非

由楚也衡案九年經書陳災是仲尼未嘗以陳為滅也不以陳為滅者罪楚滅之也

二國為滅則楚固不得封之故從國逆之例書曰歸杜云受封于楚故稱歸蓋據傳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之文耳不知禮以安國治民為本滅國非禮則復之為禮故序其實而斷之曰禮也言平王不滅二國得禮之本意非以專封為禮也故又曰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言歸于二國者特大子之子耳且楚納之非國逆也而經稱爵書歸者楚不遂滅之得禮之本意故稱爵書歸也夫以楚不滅二國為得禮則諸侯不得滅國專封不言可知矣其解經之精非公穀所能企及也杜注顯與經傳乖不可從

冬十月葬蔡靈公
杜蔡復而後以君禮葬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
杜晉人辭公
吳滅州來
杜州來楚邑用州來季子其終立乎其後楚取之

故今吳復滅之所謂疆場之邑一彼一此此特用大師故書之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
杜為費人所敗不書諱之
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
杜區夫魯大夫
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之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

氏
杜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效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
杜遷許在九年
及即位奪薳居田
杜居掩之族言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
杜楚滅蔡洧在

王使與於守而行
杜使洧守國王
申之會越大夫
杜楚滅蔡洧在

戮焉
杜申會在先此過既歸在越故曰啓
王奪鬬韋龜中爨
杜韋龜令尹子文
又奪成然邑而使
杜蔡公棄疾也故猶舊也

為郊尹
杜成然韋龜子郊
蔓成然故事蔡公
杜蔡公棄疾也故猶舊也

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
命故使成然事之

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
杜常壽過申
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杜息舟楚邑城
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
杜觀起死在襄二十二年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

亦有城堡故言圍耳

杜之堅固者

安顧炎武云竊意固城息舟乃二城之名

杜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

子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杜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以蔡侯之

命召子干子皙杜二子皆靈王弟元年及郊而告之情杜告以蔡公

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杜不知其故驚起辟之觀從使子

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杜使子干居蔡公之林食蔡公之食並偽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眾安衡案

之時席地而坐杜云居牀非也己徇於蔡杜已觀從也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

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杜詐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蔡人聚將執之杜執觀

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杜賊謂子干子皙也言蔡公已成軍殺已不罪朝吳

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杜言若能為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

敗所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杜言與蔡公則可得安定且違上何適

而可杜言不可違上也上謂蔡公眾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杜穎

召陵縣西南百鄧城二子子干子皙依陳蔡人以國杜國陳蔡安陸蔡云言依倚陳蔡之

之事何暇遽國陳蔡乎楚公子比杜子干公子黑肱杜子皙公子棄疾杜蔡公蔓成

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杜四族遂氏許圍蔡洧蔓成然

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杜欲築壘壁以示後人為復讎之名蔡公

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杜藩離蔡公使須

務牟與史捍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杜須務牟史捍楚大夫

蔡公之黨也正僕大子之迎官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杜竟陵

西北有甘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

告之杜從乾谿之師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杜劓截師及訾梁而

潰杜靈王還至訾梁而眾散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

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杜

也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

以聽國人

杜聽國人之所與

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

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

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杜然丹子革王公夏將

欲入鄆杜夏漢別名順流為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

命杜謂斷王旌執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

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杜棘里名安衡案闈本或作圍釋文云闈

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杜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

安釋文芋于付及徐又音羽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

曰安釋文謂子干本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

也子玉曰人將忍子杜子玉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

入矣杜相恐以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杜周徧也乙卯十八日

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

將來矣杜司馬謂棄疾也言司安衡案杜不解君字或疑其本無君字依今

十六年傳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

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杜不

弒君位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教杜不成

號謚者楚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

旗為令尹杜子旗蔓楚師還自徐杜前年圍吳人敗諸豫章獲

其五帥杜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

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平王封陳蔡復遷邑杜復九年安衡案此傳自為文

後徙在江南豫章施舍寬民宥罪舉職杜舉職脩召觀從

王曰唯爾所欲杜始舉事時對曰臣之先佐開卜

杜觀從教子干殺棄疾棄疾冷

註召用之明在君為君之義

杜廢官

杜廢官

杜廢官

杜廢官

杜廢官

乃使爲卜尹

杜佐下人開龜兆

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犖櫟之田

杜

犖櫟本鄭邑楚中取之平王親立故還以賂鄭

事畢弗致

杜知鄭自說服不復須賂故

鄭人請曰聞諸道路

將命寡君以犖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犖櫟降服

而對

杜降服如命解冠也謝違命

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

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

杜王善其有權有事將復使之

安正義言子母以見使爲勤勞王念孫云勤猶辱

也以其降服而對故曰子母辱成十七年晉厲公使辭于欒書中行偃曰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語意與此相似衡案王以勤爲指降服而對是也訓辱則未是勤勞也降服而對亦是勞事故云母勤如字自通

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

曰余尚得天下

杜尚庶幾

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

余界

杜區區小天下

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

共王無冢適

杜冢大

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君望

杜羣望星辰山川

安陸彙云趙匡曰據禮篇云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不言星辰杜此說可疑趙子常曰舜典言望于山川不及星辰周禮典瑞

言兩圭有鄉以祀地旅四望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則星辰非望明矣杜說蓋承賈逵服虔之誤今案上七年傳並走羣望注云晉所祀山川是也衡案名山大川多在僻遠爲人君者不能往遣其臣祀之特望其方而已故謂之望星辰亦是望之故杜并星辰言之然星辰在天其不可得而就不可言可知故不謂之望杜不考古動取之臆故其膚淺往往如此非襲賈服也

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

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

杜巴姬共王妾

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

康王跨之

杜過其上

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

入再拜皆厭紐

杜微見璧紐

鬪韋龜屬成然焉

杜知其將立

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

杜棄立長之禮違當璧之命終致靈王之亂

子干歸韓宣子問

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

難

杜宣子謂棄疾親恃子干共同好惡故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

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

陸彙云服虔云言子干無黨於內當與誰共同好惡杜專指棄疾非也衡案晉楚之從不聞違者是無與同好也既無與

同好則誰復
與同惡者

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

杜人寵須賢

有人而無

主二也

杜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

有主而無謀三也

杜謀也

有謀而無民

四也

杜民

有民而無德五也

杜四者既備當以德成

子干在晉十三年

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

杜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達人

族盡親叛可

謂無主

杜無親族

無釁而動可謂無謀

杜召子干時楚未有大釁

為羈終

世可謂無民

杜終身羈客在晉是無民

亡無愛徵可謂無德

杜楚人無愛王念之首

虐而不忌

杜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

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

之

杜言楚借君子以弑靈王終無能成

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

無怨心先神命之

杜先神謂安衡案羣望非棄疾之祖安得謂之先神蓋既死棄疾并領陳事

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

杜不以私欲違民事

國民信之

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

璧於廟庭則先祖亦命之矣故曰先神

一也

杜當璧

有民二也

杜民信

安衡案有民謂君陳蔡耳又遙與十一

信之

令德三也

杜無苛

寵貴四也

杜貴妃

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

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

杜位不尊

其寵棄矣

杜父既沒故

與焉

杜無內主

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

杜衛姬齊僖公妾

有鮑叔牙賓須無隰

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

杜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

有國高以為內

主

杜國氏高氏

從善如流

杜言其疾也

下善齊肅

杜齊嚴也

安衡案

不藏賄

杜清

不從欲

杜儉

安釋文從子用反

不倦

杜施舍猶言施恩德

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

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杜：狐偃趙衰顯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 安：衛

五士本或作五子非。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杜：子餘趙衰，子犯狐偃。有魏驪牛賈

佗，以為股肱。杜：魏驪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 安：衛案生十七年，有士五

其從亡中，最有功者，言各有當也。重耳出奔已久，賈佗始往從之，故不在五人之中。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杜：齊妻

宋贈以馬，楚王享之，秦伯納之。有欒卻狐先，以為內主。杜：謂欒枝卻穀，狐突先軫也。亡十九年，守

志彌篤，惠懷棄民。杜：惠公懷公，不恤民也。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

望。杜：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

有寵于國，有與主。杜：謂棄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

楚而不逆，何以冀國？杜：傳言子干所以蒙弑君之名，棄疾所以得國。晉成虎祁，杜：在八年。諸

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杜：賤其奢也。為取郟故，杜：取郟在十年。晉將以諸

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杜：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乃並徵會，告

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杜：下邳有良城縣。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杜：辭不

會。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杜：三十萬人。羊舌肸攝司

馬。杜：肸，叔向弟，攝兼官。安：衛案攝假也，代也。杜：攝兼官。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

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杜：幄幕軍帳。 杜：衛案上下四方悉周

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杜：亦九張也，傳

宜：大叔之從善。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杜：欲使衛患之而致貨。衛人使

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杜：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

衛在君之宇下。杜：屋宇之下，喻近也。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

請之。杜：請止。叔向受羹及錦。杜：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曰：晉有羊舌肸者，瀆

貨無厭。杜：瀆數也。 安：陸案云，瀆與黷通，說文黷，握持垢也。一曰：蒙也，瀆貨猶冒

瀆武，亦謂數用兵，然數其事也，瀆其義也。白虎通云：瀆者濁也，瀆貨貪求貨賄以汚濁其身也。亦將及矣。杜：將及，為此役

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

杜習

建而不旆

杜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

壬

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杜軍將戰則旆故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

夕伐我幾亡矣

杜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

我之不共魯

故之以

杜不共晉貢

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

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

杜託謙辭

子服惠伯對曰

君信蠻夷之愬

杜蠻夷謂邾莒

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

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

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

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

杜棄猶忘也

若奉晉之衆用諸侯

之師因邾莒杞郕之怒

杜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郕已滅其民猶存故并以恐魯

以討魯罪聞

其二憂

杜因南蒯子仲二憂為間隙

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

杜不與盟

安衡

也克成

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

杜經所以

令諸侯日中造于除

杜除地為壇

癸酉退朝

杜先盟

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

杜張帷

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

張矣

杜地已滿也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大叔

及盟子產爭承

杜承貢賦

曰昔天子班

貢輕重以列

杜列位

列尊貢重周之制也

杜公侯地廣故

卑而貢

重者甸服也

杜甸服謂天子畿

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杜言

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

安正義鄭衆服虔云鄭伯爵在男服也周禮男服在三距男不應出公侯之貢

稱男若唯言爵一伯字足矣何必并言男鄭在雒邑東南距鎬京千餘里雖不足乎千五百里之數西周盛時益定其地為男服周室東遷九服之名不可得而正故姑依西周所定以言男服耳定四年祝鮀曰曹為伯甸上言爵下言服正

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

杜靖息

行理之命

杜行理使人

安衡案理又作李

無月不至貢之無藝

杜藝法

小國有關所以

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

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

侯若討其可潰乎杜潰易安正義言諸侯皆來討鄭其可不由子輕易晉

乎正義非杜意也子產曰晉政多門杜一家貳偷之不暇何暇討杜貳

壹偷杜意也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杜不競爭則為人所公不與盟杜信

焉之詐欲杜魯故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杜蒙襄使狄人守之司鐸

射杜魯大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

杜蒲伏竊往飲季孫冰安陸聚云詩鄭風抑釋棚忌毛傳云棚以覆失先儒相

益然彼文云釋甲執冰或當如杜義此云飲冰即是冰耳邵文莊公曰飲冰以壺藏

於冰也猶飲羽之飲衡案周之八月今之六月暑氣正酷金石亦爍冰在凌陰故能

完全若齋之遠行彌月有不消釋者乎況冰可咬而不可飲安得言飲哉邵知其不

通故讀飲如飲羽之飲然飲羽贊射術之精飲字有千鈞之力如壺飲冰直壺盛冰

耳言壺冰足矣有何氣勢而言飲冰哉陸說忽見可悅而實不晉人以平子歸

可通今案壺飲壺盛漿也又言冰者將注漿於冰以進之也

子服湫從杜湫子服惠伯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杜

已猶杜決竟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杜言子皮知安沈彤云無為無助也

案詩大雅福祿來為論語夫子為衛君乎鄭注皆云為猶助也廣韻為助也沈說得之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

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杜詩小雅言樂與君子安阮元

殘本宋本曰作云石經此處殘缺宋本岳本只作音衡案凡經傳引詩書多言曰

是只語辭或假借作音樂只猶言樂易鄭訓只為是非杜不知音為假借訓為美則左傳舊本皆作音矣子產君子之求樂者

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杜嫌爭競不順鮮虞人聞晉師之悉

起也杜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而不警邊且不脩備杜言夷狄晉荀

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杜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

大獲而歸杜為十五年晉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

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杜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

杜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

左傳卷之二十一

侯楚滅以為邑荆荆山也傳言平王得安民之禮汝南有吳防縣即防國

隱天子之子盧歸于蔡禮也杜隱大

子天子有也悼天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杜悼天子偃師安衡案上

國之滅記實也此則釋經言經所云蔡侯陳侯者皆天子之子耳楚子不遂滅之得禮之本仲尼美之故稱爵書歸也公穀以下以不與諸侯專封立說左氏則以不滅鄰國為得禮參以諸侯杜國復成禮以葬也此陳

封不得比諸侯故明之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

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杜景伯

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杜

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

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杜瘳差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

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杜言一臣必有二主道吾豈無大

國杜言非獨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

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

老杜老尊安衡案不言卿而言老謙也上傳劉子杜

從君惠於會杜欲得盟會見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

對曰不能耐也能杜耐叔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耐也得

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杜蓋襄二十一年坐叔微武子之賜不至

於今杜武子季平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

不歸耐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杜西使其若之何且泣

杜泣以信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杜待見遣

杜其言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杜書至者

安衡案傳釋此經曰尊晉罪已

凡書至皆告廟臣歸不稱至不告廟也季孫以罪拘於晉至此得免歸故以免罪告廟故經書曰至自晉而傳以罪已釋之宣元年經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去族尊夫人也若唯尊晉去族足矣何必言至杜釋傳并二事為尊晉故此以書至為喜得免非傳義也

盟夏四月

杜無秋葬曹武公

杜無

八月莒子去疾卒

杜未

盟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杜以禍亂告不必繫於為卿故雖公子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

杜以舍族為

尊晉罪已

禮也

杜禮脩己而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

杜二人

家安正義服虔云司徒姓也老祁字也慮癸亦姓字也二子季氏家臣也顧炎武臣註云當從服氏說其請於南蒯亦稱臣者古人之謙辭耳史記高祖紀注張晏曰古人相與言多自稱臣猶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馬宗璉云魯至季孫專政三家之屬大夫如小宰小司徒皆家臣為之檀弓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熊氏以司徒為孟氏家臣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驪戾為叔孫氏家臣公鉏為馬正即季氏小司馬也故服子慎曰三家家臣皆有司徒司馬此司徒蓋即小司徒季氏家臣為之服注甚善惟以司徒為老祁之姓稍誤於春秋之官制耳蓋老祁慮癸二人皆為司徒也元凱以二人為南蒯家臣夫南蒯尚為季氏家臣雖以費叛豈即遽設官職置有

司徒乎以二人為與南蒯同守費則善矣衡案據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驪戾之文三家各置司徒司馬之屬以治其邑蓋亦倣周禮家宗人家司馬家士之類為之故服況季氏陪臣不容司徒有二人老祁既舉官慮癸亦不當不稱官而今直稱姓名不倫故以司徒為姓其說至當不易

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

杜閒差

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眾而盟

杜欲因合眾

遂劫南蒯

曰羣臣不忘其君

杜君謂

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

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

杜不能復

子何所不逞欲請送

子請期五日

杜南蒯請期

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

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

杜張強

安陸祭云以張為強義亦少

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

杜言越

司徒老祁慮癸

是也衡案杜釋左傳往往解意而不解字陸不曉其意所在隨見駁之亦未免為少迂矣然後世師心廢訓詁之習實源於杜此亦不可不知

來歸費

註杜歸魯

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註杜南蒯雖叛費人不從未專屬齊欲以假好非事實也

歸費齊使文子致色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

註杜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

分貧振窮

註杜分與也

長孤幼養老疾

收介特

註杜介特單身民也

安惠棟云馬融廣成頌察淫侈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注介特謂孤介特立也杜氏以為單身民

非馬義也衡案此段十二句皆二事一類分貧振窮四字一句以為下六句之綱皆言振恤之事長孤幼養老疾二句一類收介特救災患二句一類宥孤寡赦罪戾二句一類詰姦慝以下以賞罰言之姦慝舊惡未罰者故詰之淹滯賢才未叙者故舉之二事正相反然俱得賞罰之正故以二句對言而下亦二事一句相對為文與上文法相變然其為二事一類則同故杜解介特為單身民耳收者收養之也管子問篇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是也杜以為收聚不使流散則未是若解為孤介特立與上下文絕不相類惠勤於稽古而學織或遜焉故其說往往乖戾相複故云寬賦稅不知丁壯所不宥孤寡則宥之本不相複也

隱

註杜詰責問也

舉淹滯

註杜淹滯有才德而未敘者

禮新敘舊

註杜新羈旅也

祿勲合親

註杜

勲功也親九族

任良物官

註杜物事也

安正義賈逵云物官量能授官也鄭眾

使屈

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

註杜兵在國都

亦如之

註杜如然

好於邊疆

註杜結好四鄰

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

感註杜郊公著

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

註杜庚輿莒

蒲餘

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

註杜蒲餘侯莒大夫茲夫也意恢莒羣公子

郊公惡公子鐸

而善於意恢

註杜鐸亦羣公子

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

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

註杜為下冬殺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

不知度

註杜有佐立德

與養氏比而求無厭

註杜養氏子旗之黨

王患之

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郢以無忘

舊勲

註杜辛子旗之子鄭公辛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

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陽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註杜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

久而無成士景伯

如楚

杜士景伯註晉理官

叔魚攝理

杜景伯註攝代

韓宣子命斷舊獄

罪在雍子

雍子納其女於叔魚

叔魚蔽罪邢侯

杜蔽斷也

邢侯怒殺叔魚與

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

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

也

杜施行也

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

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

杜掠取也

昏亂也

安陸榮云掠奪取也

昏謂不知義理

貪以敗

官為墨

杜墨不潔之稱

殺人不忌為賊

杜忌畏也

夏書曰昏墨賊殺

杜

皆死刑

逸書三者

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治國制刑不隱於親

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

杜言叔向之直

有古人遺風

治國制刑不隱於親

杜謂言也

謂國之大問己所答當

也至於他事則宜有隱

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

杜末薄也減輕也

曰

義也夫可謂直矣

杜於義未安

平丘之會數其賄也

杜謂言賄也

以寬魯國

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

杜謂言詐也

能

以寬魯國

杜謂言賄也

以寬魯國

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

三惡加三利

杜三惡暴虐頗也三利加

殺親益榮

杜榮名

猶義也夫

杜

杜

三罪唯答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

安王引之云曰當為由字之脫誤也猶讀為由字

亦當作由脫一直畫耳由義行義也言大義滅親叔向能行大義故不為末減也再

言由義也夫所以深歎美之雜記引孔子之言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正

與由義也夫之文相類衡案此段以古之遺直起文所主在直繼之以治國制刑不

隱於親即大義滅親之義似以得義故次為自問自答云曰義也夫可謂直矣言唯

可以為直未得為義也下因詳論三數惡之事述不得為義之意衛人之訴為竟者

叔向知謝所為當以義諭止之而直言其瀆貨使衛人以君命賜之是可以為直矣

未得為義也叔向知謝詐以兄弟之義言之當痛心疾首思所以使之悔改而勸之

韓宣子使之成功益喜詐不改是可以為直矣未得為義也唯斷謝之罪得大義滅

親之義故至結末斷之曰殺親益榮猶義也夫言叔向斷謝罪人貴其無私此猶可

以為義也夫其詳悉精當未有如此者自非聖人誰能及之而杜注亦至當不易王

引之據家語改曰猶為由訓為行文意索然陸則謂非仲尼之言乃後儒師心自用

之言舍而不論可也又案叔向不殺謝而仲尼言殺親者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

死是戮死與施生同故言殺親耳不譏其不戒謝者蓋叔向亦嘗數誨之而人各有

心謝不肯從雖兄弟亦無奈之何至其處事先公後私以除三惡故以直稱之無譏

評之言也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杜略書有事為叔弓卒起也武

二月癸酉有事

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杜略書有事為叔弓卒起也武

安正義

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玄云此二廟象周文武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衡案成六年所築乃別宮之名因肇功立之非武公之廟也詳見於本條武公親盡已久所以有廟者武公當宣王之時蓋嘗有武功故諡曰武明堂位與魯公並稱以為武世室是也明堂位述魯事固多妄誕然亦必因其所有而誇張之非架空構成不得據諸侯五廟之文而疑之

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杜無傳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

杜齊戒

安衡案戒

梓慎曰禘之

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禋非祭祥也喪氛也

杜禋妖氛也蓋見於宗廟故以為非祭祥也氣惡氣也

其在蒞事乎

杜蒞臨也

二月癸酉禘叔弓蒞事籥入而卒去樂卒

事禮也

杜大臣卒故為之去樂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

杜朝吳蔡大夫註有功於楚平

王故無極恐其有寵疾害之

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

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

杜請求上位

又謂其上之人

杜蔡人

在上位者

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

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

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

不欲吳

杜非不欲

安衡案欲

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

杜言其

謀安正義然此朝吳於事必豫前知其為人之有異於餘人也衡案言臣從前知其為人之異眾人也暗指佐平王取楚以動之故下承之以蔡必速飛正義

前知句失之

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杜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能使蔡

速強而背楚

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

杜周景王子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杜太子壽之母也傳為晉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

杜鼓白狄之別註鉅鹿下曲陽

縣有鼓眾

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

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

不濟杜愆過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

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杜無以復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

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適姦所喪滋

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二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

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

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

怠不如完舊杜完猶安衡案完缺之反謂不亡之舊晉所有之舊邑也怠

賈怠無卒杜卒終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

義不爽杜爽差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杜知義所在也苟

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杜鳶鞮鼓安衡案死命死

冬

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杜平丘會公不與命李孫見十二月晉荀躒

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杜文伯

也魯壺魯杜感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杜感

受明器於王室杜謂明德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杜

薦獻也彝常也謂可常安馬宗璉云說文曰彝宗廟常器也爾雅釋器彝卣罍器

與諸器始分矣是彝器古訓皆以為尊彝之屬未有以弓鉞之屬為彝器者趙明誠金石錄云周以

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杜言王寵靈

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杜叔籍安瀨籀云叔父

叔氏衡案晉與周同姓而荀躒為卿籍談副之則大夫也故稱躒為伯氏談為叔氏

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

路文所以大蒐也

杜密須姑姓國也在安定陰密縣文王伐之得其鼓路以蒐

闕鞏之甲武所以

克商也

杜闕鞏國

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

杜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

其後襄之二路

杜周襄王所賜晉文公大路戎路

鍼鍼拒鬯

杜鍼鬯也鍼金鍼

尚書收誓云武王左杖黃鉞孔安國曰以黃金飾斧周禮有鬯人之官鄭玄云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

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

杜事在僖二

撫征東

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

杜加重

有績而載

杜書功

奉之以

土田

杜有南陽

撫之以彝器

杜弓鉞

旌之以車服

杜襄之

明之以

文章

杜旌旗

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

杜言福祚不

在叔父當

安顧炎武云言忘其彝器是福祚不登惡在其爲叔父哉衡案登猶載在誰邪註也謂載之策籍沈重訓記是也登字句叔父謂晉先公叔父焉在倒句猶言焉在叔父顧說得之上文謂籍談忘之故此說晉籍必載之言晉若不記載福祚焉在其爲叔父以此推之晉籍必記載上所述之事特女忘之耳故下又列其祖司晉籍以重責之

且昔而高祖孫伯鸞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

杜孫伯鸞晉正卿

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

杜辛有

也其二子適晉爲大史籍鸞與之共董晉典因爲董氏董狐其後

安衡案二子次子也謂第二子文十八年傳文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皆謂次妃次妃可言二妃則次子亦可言二子董其字之適也杜以二子爲子二人而下以一董字承之謂傳不當書一人名而不稱一人名故訓董爲督然解董之晉爲適晉董督其典義既迂僻因以爲氏又非古人命氏之法也蓋董始仕晉別起其家故至其孫欲使子孫知其家所由起以王父之字爲氏改爲董氏耳

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

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杜忘祖

安正義定十四年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

籍秦秦即談之子是無後衡案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

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

有三年之喪二焉

杜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

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齊衰杖期章內有夫爲妻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然則妻服齊衰期耳而傳以崩大子卒爲三年之喪二者喪服杖期章內有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屈也至尊在不敢申其私親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爲之三年不娶則夫之於

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惠棟云子惠子曰妻喪三年春秋之未造也
 事見墨子棟案墨子公孟篇云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
 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後子為後之子猶大子
 也衡案為妻齊衰期喪服有明文正義因引必三年然後娶以為三年之義然喪服
 言三年不娶耳未嘗言服喪三年於義未安惠父子據墨子以妻喪三年為春秋之
 未造然中庸云三年之喪達於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是父母之外別有三年
 之喪天子絕旁親唯夫妻判合尊與夫齊故謂之妻則雖天子亦必為后服喪服傳
 又曰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注云庶子者為父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別之疏云謂
 兄為父後者是適子其弟則是庶子是為父後者之弟不得為長子三年此弟據初
 而言其實繼父祖身三世長子四世乃得三年也據此文父為長子斬衰三年者自
 祖至子四世皆適長子然後始得服之況三年之喪達於天子達云者不絕而降之
 之謂也然則不唯不為后三年雖四世適長子天子亦不為大子服三年也而叔向
 言有三年之喪二者案喪服齊衰三年章內有父卒則為母叔向欲言其喪之大故
 皆謂之三年之喪不謂王為后與大子皆服三年也或疑齊衰三年者乃子為母非
 夫為妻而服之又在父卒後今王猶在而云王有三年之喪何也曰后喪王為喪主
 所謂王有者以喪主言非謂王服之也叔向欲極言其喪之大故取父卒為母之禮
 謂后崩為三年之喪猶王不為大子斬衰三年而取四世為適長子者之禮謂之三
 年之喪特取其極以名其喪耳名既定矣而王為喪主則謂之王有三年之喪二何
 其不可故謂后崩為三年之喪者取父沒為母之禮以名之不以王存沒為義也
 後儒以王有三年之喪為親服之所以不通也墨子之言蓋辨當時儒者之誤非春
 秋之時造是禮也惠說亦非

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

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杜天

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註王雖弗遂也此二句述禮之
 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

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杜言今雖不

當靜嘿而便宴安衡案雖貴遂服謂諸侯故下文云王雖弗遂也此二句述禮之
 樂又失禮也註正法宴樂以下乃論其失禮以已通已甚也言王者至尊雖不
 遂其服而周王宴樂甚早亦非禮也中庸云三年之喪達於天子達者至也后大子
 之喪服而降之與諸侯以下不同故曰達即此王雖弗遂是也杜卒哭除喪之謬先
 儒既知之今

禮主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杜失二禮謂

不復論焉又設安朱申云失二禮謂因喪求器又宴樂以早衡案上文云於是乎以喪賓宴
 又設安朱申云失二禮謂因喪求器又宴樂以早衡案上文云於是乎以喪賓宴
 器宴樂其明弗遂服乃禮之正法杜舍

言以考典杜考成

典以志經忘註也

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杜為二十二年

經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安正義賈逵云楚

子衡案傳云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
 蠻氏蠻子雖無信楚子誘而殺之遂取其國則其無信甚於蠻子釋經所以書誘也
 又云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釋經所以不書名也參之十三年傳隱大子之子夏
 盧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經傳之意躍然而出矣賈說得之

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杜未同

九月大雩季孫意如

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杜三月而葬速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杜猶以取鄭故也公為

晉人所執止

安衡案平丘之會晉侯不見公而又執季孫意如雖邾莒訃之其實故諱不書

齊侯伐徐

安正義不以此經文就徐人者出自史意衡案齊侯伐徐在楚子非有他意也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

杜質信也使然丹

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杜詐之非也立其子禮

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

杜蒲隧徐地下邳取

徐人

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

杜為小

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

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

杜國害

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

杜亢無

禦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

杜詩小雅戾定也肄勞也言周舊為天下宗今乃衰

其是之謂乎

杜傳言晉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

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

杜孔張子執

政禦之

杜執政掌位列

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

杜縣樂

客從而

笑之事畢富子諫

杜富子鄭大夫

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

為之笑而不陵我

杜言數見笑則

我皆有禮夫猶鄙我

而不陵我者能幾許言必陵我也

安顧炎武云言寧有幾次為之笑而不

陵我者乎衡案此亦倒語言為之笑

國而無禮何以求

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

杜衷當

出令

之不信刑之頗類

杜緣事類以

安正義服虔讀類為類解云頗偏

獄之

放紛

杜放紛也

會朝之不敬

杜謂國無禮

使命之不聽

杜下不從

安衡案使所吏反命辭命也使入於他邦辭命不善則彼不肯聽之是執政之取

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註杜昆兄也子孔鄭襄執

政之嗣也註杜子孔嘗執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

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註杜廟得自立有祿於國註杜受祿

有賦於軍註杜軍出卿喪祭有職註杜有所受服歸服註杜受服謂君祭

歸服謂大夫祭歸肉安正義劉炫以為服亦宗廟之肉馬宗璉云周禮掌蠶共蠶

於公皆社之戎祭也註器之蠶賈疏云大行人歸服以交諸侯之福宗廟社稷之

器物謂之為服是服非獨宜社之肉觀石尚來歸服王朝是時亦無出師之事可知

於君劉說是也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

其所僑焉得恥之註杜其祭在廟安衡案己本多作既已之已石經辟邪

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註杜言為過謬者子寧以他規

我註杜規正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註杜玉環同工共宣子謁諸鄭伯

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註杜言所晉國亦未可以貳

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註杜偷薄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

之以與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

也蓋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

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

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註安王引之云正義

難非也傳言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正義乃曰事大國愛小國不為難則遺却不能

二字矣今案難亦患也之是也言君子非無賄是患而無令名是患為國非不能事

大字小是患而無禮以定其國是患也襄二十四年傳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

之患是難即患也昭元年傳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意亦與此同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

將何以給之一共二否為罪滋大杜滋益也大國之求無禮以斥

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杜不復成國也若韓

子奉命以使之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

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杜銳也

也安衡案言如鋒芒之銳利其事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

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

也杜復重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

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杜鄭本在周畿內桓公也庸次比耦

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安衡案說文

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

叛我無強賈杜無強市也毋或句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

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

商人是教弊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

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杜藝法也安正義買諸賈人則是和買而子

其賈必賤故商人欲得告君大夫安正產謂之強奪者韓子以威偏之

鄭鄙邑也亦弗為也杜不欲為鄙也安衡案

起不敏敢求玉以徵二罪敢辭之杜傳言子產知禮也夏四月鄭六

卿餞宣子於郊杜餞送行也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

鄭志杜詩言也子齏賦野有蔓草杜子齏子皮之子嬰齊也野有蔓草

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杜君子相願也安衡案言有望於他日成

子產賦鄭之羔裘杜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己之宣子曰起不堪

也杜不堪國子大叔賦褰裳杜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

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杜言己今崇好在此

子大叔拜杜謝宣子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杜是褰裳不有是事

其能終乎杜韓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大子游賦風雨杜子游駟帶之

雨詩取其既見子旗賦有女同車杜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

子柳賦擇令杜柳印段之子印癸也擇兮詩取其宣子喜曰鄭其庶

乎杜言鄭庶幾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杜六詩皆鄭

出鄭皆昵燕好也杜昵親也賦不出二三君子數

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杜我將詩頌取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

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

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杜以玉馬藉手

公至自晉杜晉人聽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杜昭伯惠伯之

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杜昭伯尚少平

秋八月晉昭公卒杜為下平子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

祝款暨拊有事於桑山杜三子鄭大夫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

事於山蓺山林也杜蓺養護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杜安

衡案木水母也今欲請其子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

服回之言猶信杜身往見之子服氏有子哉杜

有賢子也

經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會之秋鄭子

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

杜大辰

尾也妖變非常故書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杜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而不書敗也長岸楚地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

杜采叔

雅取其君子來朝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

穆公賦菁菁者莪

杜菁菁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以答采叔

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杜嘉其能答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

安衡案國謂治國謂治

田為田言小邾子有學問以治其國故能久存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

杜禮正陽之月日食當用幣於社故請之

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

天子不舉

杜不舉盛饌伐鼓於社

杜責羣諸侯用幣於社

杜請上伐鼓於朝

杜退自責禮也平子禦

之

杜禦禁日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

杜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

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

杜隱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大史答言在此月也

日過分而未至

杜過春分而

三辰有災

杜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

杜犯是宿故三辰皆為災於是乎百官降

杜降物物

君不舉辟移時

杜辟正寢過

樂奏鼓

杜伐鼓

安正義

杜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

房

杜用幣祝用幣

杜用辭史用辭

杜自責

故夏書曰辰不集于

杜即警矇也房

安正義此尚書胤征文也彼云乃季秋月朔辰弗會曰辰因名所會亦曰辰又名次房即次也唐歷志轉集為輯訓為睦是也不睦則相傷矣日食月掩日也故謂日食為辰不睦于次今人謂古人不知日食者月掩日非也大史云此月朔之謂也則夏書所載之食在其四月朔撰偽書者不詳考傳文妄添季秋月朔四字孔不知古文尚書為偽書遂謂周以前非正陽之月亦用數幣非也

杜車馬曰馳步曰走

走

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

杜安君

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杜安君

杜安君

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

杜安君

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

杜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

安釋文己

杜安君

杜音紀又

音祀正義晉語稱青陽與黃帝同德故為姬姓黃帝之子十四人為十二姓其十二有姬有己青陽既為姬姓則己姓非青陽之後而世本己姓出自少皞非青陽也事遠書亡不可委悉耳衡案皞字从日本或从白作皞非

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杜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註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縉雲氏蓋其一

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杜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註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也

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杜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註農前大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

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杜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註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

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

歷正也杜鳳鳥知天時故註以名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者也杜玄鳥燕也以春註分來秋分去伯趙

氏司至者也杜伯趙伯勞也以註安正義釋鳥云鵙伯勞也郭璞曰似鵙青

鳥氏司啓者也杜青鳥鵙也註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杜丹鳥鷩也註以立秋來之

冬去入大水為蜃上祝鳩氏司徒也杜祝鳩鵙也鵙鳩茶註故為司徒主教民安正義釋鳥四鳥皆歷正之屬官

鴟鳩氏司馬也杜鴟鳩主鴟也鷩而有別則註別故為司馬主法制安正義毛詩傳云鳥鷩而有別則

別也衡案毛傳鷩作鷩鄭箋云鷩之言至也杜云主法制亦專取別義未見鷩擊之意蓋孔所據本作鷩以其為司馬遂傳會為鷩擊耳鷩鳩即魚鷹扇水出魚攫以食

之所在多有非鷩鳥也鷩鳩氏司空也杜鷩鳩鵙也鷩鳩平註安正義郭璞曰今之

在桑其子七兮毛傳云鷩鳩之養其子朝爽鳩氏司寇也杜爽鳩鷹也鷩故註為司寇主盜賊

鷩鳩氏司事也杜鷩鳩鷩也春來註安正義釋鳥云鷩鳩鷩鳩舍人曰鷩

春秋云鷩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鷩鳩一名鷩鳩月令云鷩鳩拂其羽郭璞云今江東亦呼為鷩鳩似山鷩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即是此也舊說及廣雅皆云班

鳩非也所論班鳩鳴鳩雖有異同其言春來冬去舊有此說衡案古舟周同聲相通故从舟之字或从周杜注作鷩以此非鷩鷩之鷩也然此當以作鷩為正

五鳩為五工正杜五種鷩有五種西方註曰鷩鷩東方曰鷩鷩

鳩鳩氏者也杜鳩聚也治民上註聚故以鳩為名五雉為五工正杜五種鷩有五種西方

註聚故以鳩為名

五雉為五工正杜五種鷩有五種西方註曰鷩鷩東方曰鷩鷩

註曰鷩鷩東方曰鷩鷩

註曰鷩鷩東方曰鷩鷩

註曰鷩鷩東方曰鷩鷩

註曰鷩鷩東方曰鷩鷩

註曰鷩鷩東方曰鷩鷩

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鶉安正義釋鳥南方曰鶉杜言四方之雉唯南方不同也釋雉伊雉之南曰翟雉

鶉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鶉雉搏植之工也南方曰鶉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鶉雉攻皮之工也伊雉而南曰翟雉設五色之工也

與杜注同今據爾雅訂正爾雅釋文鶉音儔注疏雉作洛案豫州之川作雉雍州之浸作洛今亦依字訂正賈逵以五雉配五工取之相克及義與色西方金金克木故為攻木之工東方木木克土故為搏植之工南方火火克金故為攻金之工

北方冬治皮冬最善故為攻皮之工翟雉五色皆備故為設色之工其義可從

用正度量夷民者也杜夷平也

九扈為九農正杜扈有九種也春扈鶉藍冬扈鶉黃棘扈鶉丹行扈鶉啗賈扈鶉噴桑扈鶉脂

老扈鶉鶉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

雅釋獸云虎竊毛謂之魏貓雕如小熊竊毛而黃竊毛皆謂淺毛竊即古之淺字但此鳥其色不純竊玄淺黑也竊藍淺青也竊黃淺黃也竊丹淺赤也四色皆具則竊脂為淺白也

無淫者也杜淫止也止民也

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杜顯頊氏代少皞

瑞而以民事命官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杜於是仲尼

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杜失官官不脩其職也

削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杜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

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我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

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杜警戒以備戎也

涉自棘津杜名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

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杜

周大獲杜先警戎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

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杜欲以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杜申須魯

天事恒象杜天道恒以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

乎

杜今火向伏故知當須

安朱申云言今火向伏而彗以除之所謂除舊明年

註火出乃布散為災所謂布新也衡案布即布

今之布謂布

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

杜徵始有形

安衡案徵

註象而徵也安證也見

今年有星孛之證也時彗星未出梓慎精於天象獨能知之故曰吾見其徵若既有

伏

杜隨火

安正義服虔本火出而章必火火入而伏重火別句孫毓云賈氏舊

註文無重火字臧琳云當從服氏本有重火字為是梓慎以火彗之

隱顯占諸侯之有火災下云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言彗星隨火行已二年矣

諸侯之有火災必然而無疑也若作必火入而伏焉火星入而彗伏則下文其與不

然乎何所指乎衡案時彗未伏梓慎預知其火入而伏故曰必火入而伏故下文總

承之曰其居火也久矣然後斷之曰其與不然乎然如此也指上文四火字其與不

杜得天

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

然乎猶言其與不火乎言必有火也若疊火字必火二字為斷語而又繼之曰火入

杜謂昏

於商為

而伏其居火也久矣是既斷之後仍論其象因又斷之曰其與不然乎是再斷也且

杜然也

其居火也久矣

疊火字火入而伏梓慎見彗伏而論之也則下文若火入而伏

不可得而通支離滅絕豈復為文哉服本疊火字為衍無疑

杜謂昏

於商為

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

杜大辰大火

陳大暉之虛也

杜大暉

及漢漢水祥也

杜天漢

皆火房也

杜房舍

天漢與恒星同行而不與北極恒其居同則亦與恒星同度蓋天象洪荒其不可知

杜祝融高辛氏

皆火房也

杜房舍

者竟不可得而知焉故聖人取其可知者以歷象之敬授民時其不可知者姑因象

杜之其城內有顓頊冢

其星為大水

杜衛星營室

類以多之使民不迷仲尼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者焉吾不為之矣

杜其城內有顓頊冢

其星為大水

杜營室水也

虛也故為帝丘

杜衛今濮縣昔帝顓頊居

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

杜營室水也

安衛案營北方之

水火之牡也

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

杜營室水也

安衛案營北方之

水火之牡也

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

杜營室水也

安衛案營北方之

水火之牡也

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

杜營室水也

安衛案營北方之

水火之牡也

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

杜營室水也

安衛案營北方之

水火之牡也

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

杜營室水也

安衛案營北方之

水火之牡也

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

杜營室水也

安衛案營北方之

水火之牡也

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

杜營室水也

衡案彗星與恒星殊度其生滅又無常故梓慎亦不能知其伏期故言若不過其

見之月

杜火見周五月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

我用瓘學玉瓚鄭必不火

杜瓘也學玉爵也

安陸祭云說文瓘玉也下引此傳蓋瓘學

以瓘玉為學耳與下玉瓚相對非佳也

子產弗與

杜以為天災流行非穰所息故也為明年宋衛陳鄭災傳

吳伐楚陽

句為令尹卜戰不吉

杜陽句穆王曾孫令尹子瑕

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

不吉

杜子魚公子魴也順江而下易用勝敵

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

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

杜得吉兆

戰于長岸子魚先

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杜餘皇舟名

使隨人與後至

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

杜環周也

盈其隧炭陳以待命

杜隧出入道

安

正義雖環而塹之塹猶不合有出入之路衡案持餘數步之地不塹鑿山以通路故曰隧

吳公子光

杜光諸樊子闔閭

安衡案襄三十一

年吳屈狐庸答趙文子曰若天所啓其在於今嗣君矣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凡傳所載諸人之言必其有驗者而每言終之如季札晉國其卒於三家之言其

驗在悼公之時然猶且舉而終之然則狐庸之言亦必有驗焉狐庸所云此君請

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

救死

杜藉眾之力以取舟

眾許之使長鬣者二人

杜長鬣多鬚鬚與吳人異形狀詐為楚人

安

焦循云說文鬣毛鬣也象髮在內上及毛鬣鬣之形鬣髮鬣鬣也是鬣為髮毛不

可以為須說文又云鬣長壯儼儼也引昭七年傳曰長儼者相之鬣鬣蓋儼之假借

楚子使長壯者相以為威勢以示魯侯此吳人取餘皇亦是使長壯者三人潛伏於

舟側耳若詐為楚人不必潛伏矣吳楚相逼多鬚鬚之人何遂為楚人異於吳人之

形狀豈生於楚者皆長鬣生於吳者皆少須也若七年正義謂吳楚之人少須故以

長須之人為夸美其意尤鄙衡案鬣在馬首鬣在馬頭說文訓鬣為鬣鬣則此亦

謂鬣為鬣耳泰伯往吳斷髮文身春秋之時其俗猶然哀十一年傳齊公孫揮令其

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是其證也公子光使其眾三人詐為楚人故特撰髮長者以潛伏

於舟側耳杜云詐楚人是也而釋鬣為鬣須則失之

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

之取餘皇以歸

杜傳言吳光有謀

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

杜未同盟而赴以名

夏五月壬午宋

衛陳鄭災

杜來告故書
註天火曰災

六月邾人入郕

杜郕國今琅
註邪開陽縣

秋葬曹平

公冬許遷于白羽

杜自葉遷也畏鄭而樂
註遷故以自遷為文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

杜毛伯過周大
註夫得過之族

而代

之杜代居其位 莒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修故之以

杜昆
註吾

夏伯也稔熟也侈惡積
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

而毛得以濟修於王都不亡何待

杜為二十六
註年毛伯奔

楚三月曹平公卒

杜為下會葬見
註原伯起本

夏五月火始昏見

杜火心
註星 丙子

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

杜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
註木火母故曰火之始

七日其

火作乎

杜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
註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

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

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杜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
註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

以審前
年之言
註安正義梓慎所望望天氣耳非能望見火也若見火知災則人皆知之矣
註何所貴乎梓慎左氏傳而編記之哉衡案火災之氣見於天旱四國去
魯或二三百里或五六百里若不登高不能見
其氣故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耳餘正義得之

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

告火

杜言經所
註以書

禘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

杜前年禘竈欲用
註讓火子產不聽今復

請用

鄭人請用之

杜信竈
註言

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

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

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

杜多言者或
註時有中

遂不與亦不復火

杜傳言天道難明雖禘
註竈猶不足以盡知之

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

產曰將有大祥

杜里析鄭大夫
註祥變異之氣

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久也

杜言將先
註災死

變異之氣若徒指
其氣豈言將有哉

安正義良是語辭史傳多云良所未悟良有以也是古今共有此語也服虔云弗

所未悟良有以之類終不可通正韻曰或以為良久少久也一曰良略也聲輕故轉

略為良正字通則轉為亮訓信然如良久亦不可通唯訓頗觸處皆通頗義與略近

正韻云轉略為良近是下文云及火

里析死矣未葬則訓頗訓少皆通 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

以定遷矣

杜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
註遷所免故託以知不足

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

三十人遷其柩

杜晉人新來未入

註故辭不使前也

註辭于東門不禁之使勿

出於宮者以禮霸王也

使司寇出新客

杜新來

註聘者

禁舊客勿出於宮

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

宮杜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

使公孫登徙大龜杜登開卜

祝史徙主祀於周廟告于先君杜祀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

使府人庫人各做其事杜做備

商成公做司宮杜商成公鄭大夫司

出舊宮人實諸火所不及杜舊宮人先

司馬司

寇列居火道杜備非

行火所燬杜燬炙

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杜

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杜野司寇縣士也

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杜為祭處於國

禳火于玄冥回祿杜玄冥水神

祈于四鄰杜鄰城也

三日哭國不市杜示憂戚

使行人告於諸

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

也杜不義所

六月邠人藉稻杜邠姓國也其君自

邠人將閉門邠人羊羅攝其首焉杜斬得閉

遂入之盡俘以歸邠子曰余無

禳

先吳回為祝融或

云回祿即吳回也

其征與之材杜征賦

也杜以亡

注藉耕也春秋傳曰邠人藉稻故知藉為耕也祭義天子為藉千畝

章懷後漢書注引五經要義云藉踏也言親自踏履於田而耕之

邠人將閉門邠人羊羅攝其首焉

攝同攝飲者手提其楹攝首者手提其

頭攝之義同於提故摳衣謂之攝齊

歸矣從幣於邠邠莊公反邠夫人而舍其女杜為明年宋

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杜原伯魯

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

子馬閔子馬曰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杜亂

俗壤言者適多漸以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杜惠

學而失道者安陸祭云患失猶論語云患失之矣言大人懼違眾而不害而

不學則苟而可杜以爲無害遂不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

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杜殖生長也言學之進德七月鄭

子產爲火故大爲社杜爲治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杜治兵於廟城

也安顧炎武云振如振衣之振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杜治內地迫故除

廣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杜庭蒐安陸祭云庭

間也以其小不便於蒐當除之使廣而大叔不忍毀廟故過期三日須子產見之有

後命也衡案庭謂廟寢之庭此特毀垣不毀廟寢故云其庭小蓋庭廣毀垣猶足以

行禮唯小故毀垣害於廟子大叔所以不敢即毀也子產不當蒐於人廟寢之間杜

以庭爲蒐場固失之廟寢當各有門門內謂之庭兩門之外則道也不得謂之庭陸

說亦非蓋蒐治軍禮行道必亦正行列而此路狹小不容大軍行列故命除之傳言

道南道北以此耳據下文所說蓋廟垣出於道而不與寢正相當毀南則道直毀北

則道曲故子產始令毀北不然子大叔當始毀北不宜舍寢而毀廟子產且行且思

及衝曉曲道之害輕於毀廟之慘故命毀於北方細繹傳文當時情形宛然如睹真

畫筆杜處小不得過期三日安正義此量其庭之大小而豫計之以庭小

矣杜一時畢安正義此量其庭之大小而豫計之以庭小

了衡案期子產命除之期也上文云將爲蒐除而命除在其中故不復言命古文之

常耳子大叔不忍廟過命除之期三日而終不可已乃陳除徒於道南廟北也如量

蒐場之大小在將爲蒐除之前且以此句爲子產豫計則上文子大叔亦子產意中

之事下文使除徒上不子言子大叔不通而子產亦安得遽怒之哉唯其過除期三日

故子產怒之耳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日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

而向杜而女也毀子產朝杜朝過而怒之杜怒不除者南毀子

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杜言子產仁不安衡案子產及衝

毀之意故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杜辭

命之北毀命之北毀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

兵似若叛晉公孫而授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

二傳月年

卷之二十一

杜

安正義

方言云，擱，猛也。晉魏之間曰擱，錢大昕云，擱當為閭，字之訛。說文，閭，武貌。荀子榮辱篇，陋者俄且閭，揚倖注，閭與閭同，猛也。方言，魏晉之間謂猛為閭，今本方言亦從手旁。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

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

貪人，荐為敝邑不利。杜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

杜說解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杜

言鄭雖與他國為竟，每瞻望晉歸赴之。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杜傳言子產有備，楚左尹王子

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杜十三年

王復遷邑，許自夷還，居葉恃楚而不事鄭。安衡案，許與鄭鄰，而不弔其災，晉鄭方睦，鄭若伐許

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杜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鄭方

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杜許先鄭曰：余俘邑也。杜隱十一年鄭滅許，而復存之，故

曰：我安陸祭云：十二年傳，楚靈王云：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襄十

謂鄭曰：爾之地乃余舊國也。鄭人謂許曰：爾之國乃余俘邑也。言葉在楚國方

城外之蔽也。杜為方城外之蔽障，土不可易。杜易輕，國不可小。杜謂鄭許

不可俘。安衡案，言不可使人俘之，讎不可啓。安衡案，讎謂晉不遷許，則鄭伐之

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杜於傳

羽改為析。

左傳輯釋卷二十終

